

卷三十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駟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
 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三十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為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關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羲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索隱述贊曰

水之利害 自古而然 禹疏溝洫

隨山濬川 爰洎後世 非無聖賢

鴻溝既劃 龍骨斯穿 填關攸墾

黎蒸有年 宣房在詠 梁楚獲全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索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鈞天下郡國輸斂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賤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

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曰天子駕駟馬

其色宜齊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嗎馬漢書作醇駟醇與純一色也或作驛

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如淳曰齊等無有貴

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之民也蘇林曰無物可蓄藏也於

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

○索隱曰顧氏案古今註曰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莢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

也一黃金一斤索隱曰如淳曰時以錢為貨

漢以下注云秦以一溢為一金約法省禁而不

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

李奇曰稽滿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場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

遂益稽之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糶字作躍○索隱曰李奇云稽貯滯韋昭



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韋二釋晉灼及馬融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踈如淳云踊騰猶

伍昂也伍昂者乍貴乍賤也今案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

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米至石萬

錢馬一匹則百金瓚曰秦以一斤為一金天下

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

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

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官為吏量

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

正義

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持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租稅之

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

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索隱曰案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

湯沐邑為私奉養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稅為一年之費也漕轉山東粟以

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索隱曰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

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太倉以猶官

儲者也至孝文時筭錢益多輕如淳曰如乃更

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

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

下文云即名銅山是也一解即山山名也富埒天子徐廣曰埒者

相次也駟案孟康曰富與天子等而微減也或曰埒等也其後卒以叛逆

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節氏錢

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

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

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索隱

曰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

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

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

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索隱曰謂

造廐而養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也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

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

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則人給家足都

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

萬韋昭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校數也太倉之

粟陳陳相因充溢靈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

價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躡鬣故斤不

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

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為姓跡如

日倉氏吏氏是也○索隱故人人自愛而重

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是之時網疏

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蕪并豪黨之徒以武

斷於鄉曲

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

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

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

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

正義曰烏侯反今台州永寧是

也

事兩越正義曰南越及閩越南越今廣江州南海也閩越今建州建安也

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

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

索隱曰彭其人姓名

始開其道而滅之朝鮮番石

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

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

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齋居者

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

索隱曰三

蒼抗音五官反鄒氏又音五亂反案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敝故行巧詆之法也

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

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

利之臣自此始也

韋昭曰弘羊孔僅之屬

其後漢將歲

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

河南地

正義曰謂靈夏三州地取在元朔二年

築朔方

正義曰今夏州

也括地志云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魏不改隋置夏州也當是時漢通

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

餘鐘致一石

漢書音義曰鐘六石四斗

散弊於邛僰以集

之

索隱曰應劭云臨邛蜀僰僰屬犍為

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

數攻吏殺兵誅之

索隱曰謂發軍也

悉巴蜀租

賦不足以更之

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

乃募豪民田

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服虔曰入穀於外縣

受錢於內府也

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

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遠自山

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

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

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

徐廣曰元朔五年

而漢遣大

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

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

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韋昭曰陳久也經耗賦稅既端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

九千級留蹠無所食

索隱曰蹠音逝謂貯也韋昭音蹠蹠謂積也又

案古今字詁蹠今滯字則蹠與滯同案謂當人貯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議令

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滅罪請置賞官命曰

武功爵

賈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

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鐔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鄉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

長十一級曰軍衛此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

萬金

索隱曰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

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

級合成三
十七萬也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

索隱曰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詩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

夫索隱曰千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

大夫故揚僕以千夫為吏殆謂此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

樂卿徐廣曰爵名也綱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

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戰索隱曰此

言武功置爵唯得至於樂卿也臣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

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二十爵釋武功爵蓋亦臆說爾非也大顏亦

以為然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

大夫小者即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

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

見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如淳曰廢

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顯異反脣之比也○索隱曰格音閣沮音才緒

反誹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故云廢格沮誹之獄用

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

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

觀

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備公國

梁楚之地固已數

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

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
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
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
國倉廩徐廣曰膾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
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
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十
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
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
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子產

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
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

役貧漢書音義曰蹠停也一日貯也○索隱
曰蕭該案字林云貯塵也音佇此謂居

積停滯塵久也子轉轂百數李奇曰廢居居

邑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
畜言其乘時射利也駟案服虔曰居轂於

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素隱

日劉氏云廢出賣也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

者為廢文徐氏云有封君皆低首仰給晉灼
所費有所畜是也音抵距服虔曰仰給於商賈○索隱曰服虔
說也是也而劉伯莊以為封君及大商皆低首

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

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

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推浮淫并蕪之徒是時

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

銖錢至是年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

官徃徃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

可勝數錢益多而輕如得日磨錢取鎔故也

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但鑄作有司言曰

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

白金為中赤金為下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

說文云銅赤金也注云丹陽銅者今半兩錢

法重四銖韋昭曰文為半而姦或盜摩錢裏

取鎔徐廣曰音容呂靜錢益輕薄而物貴則

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

藻績徐廣曰藻一作紫也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

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

錫為白金

如淳曰雜錄銀錫為白金也

以為天用莫如龍

索隱曰易云行天莫如龍是也

地用莫如馬

索隱曰易云行地莫如馬是也

人用莫如龜

索隱曰禮云諸侯以龜為寶是也

故白金三品

其一曰重八兩園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

千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園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

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馬融云饌六

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晉二曰重老小方

灼索黃圖云直三千三百也索隱曰謂以八兩老為三之其文馬直五百品此重六兩下小楮重四



兩也云以重羌小者謂半兩為重故差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

好之下又有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

連珠文也索隱曰楮音湯果反爾雅注楮者狹長也謂長而又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

文今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

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

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

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姓咸陽名也案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

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黃鹽

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

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

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索隱曰言百物毫芒至秋皆善細今

言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織悉能分析其秋毫也法既益嚴吏多廢免

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

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

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韋昭曰發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索隱

曰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韋說非也作昆明池索隱

曰索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居漢河中故習水戰以伐

也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山擊胡徐廣曰元狩四年

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

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

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

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

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

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所

給賜經用也公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

用屬大司農

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如淳曰年

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盆○索隱曰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雀手牢盆

小顏云蘇林說是樂彥浮食奇名欲擅管山

海之貨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固○索隱曰包愷奇音羈謂侯也非

農工之儔故言奇也擅音善以致富羨役利細民索隱曰

戰反羨饒也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索隱曰沮止也

與衍同義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也敢私

鑄鐵器煮鹽者欽左趾史記音義曰欽音徒計反韋昭曰欽以鐵

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索隱曰三蒼云欽踏脚鉗也字林首大計反張裴漢晉律序云

狀如跟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至魏武改以減代鉄也沒入其器物

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便屬在縣

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

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

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

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

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

寬賦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

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輶車賈

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李斐曰緡絲也以一貫千緡

出二十筭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緡

錢為緡者詩云岷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

緡也○索隱曰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輶小

車也傳子言漢代賤乘輶今則貴之言筭輶

車者有輶車使出稅諸賈人未作貫貸買居

一筭二筭也緡音是索隱曰緡者停留也即及商以取

邑索隱曰緡者停留也即及商以取

也謂谷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率

官也若不盡皆沒入於官占音之瞻反

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

也謂谷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率

官也若不盡皆沒入於官占音之瞻反

緡錢二千而一筭贊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

重者其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率緡

錢四千一筭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如淳曰非

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如淳曰非

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如淳曰非

一筭商賈人輶車二筭如淳曰商賈有輶車

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

歲沒入緡錢

索隱曰悉盡也具也若通其家財不周悉盡者罰戍邊一歲

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買人有市籍者及其

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

索隱曰謂買人有市籍不許以

名占田也敢犯令沒入田僮

索隱曰若買人更占田則沒其田及僕僮

皆入之於官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

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

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

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

物盡子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

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

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

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

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

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

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問曰苟如此

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
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
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
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
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
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
縣官費眾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
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

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
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

及賜式外繇四百人

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戊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

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

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
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
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
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韋昭曰履草也歲

餘羊肥息上過見其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
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母令
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今試之緱氏便
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
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
拜為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鼎三年時丙寅歲也而桑弘
羊為大農丞莞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
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

作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得

入穀補官即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

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

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

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

錢矣索隱曰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畧也案大抵無慮者謂言大略歸於鑄錢更

無他事從慮也犯者眾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

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分舉燕曹職案行

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
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温
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
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狩四
年時壬戌歲也初異
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
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
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
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

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

有不便者

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
令初下有不便處也

異不應微

及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

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

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

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

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

索隱曰謂多姦
巧雜以鉛錫也

錢多

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

如淳曰以
赤銅為其

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索隱曰鐘官掌鑄赤側之錢韋昭曰側邊也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紉

也錢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

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元鼎三

年而民不思索隱曰樂音云諸所廢與附其

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

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漢書百

有上林均輸鐘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

是此三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

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

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

下璜曰凡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

○索隱曰楊姓可名也如中家以上大抵皆

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

○索隱曰反音幡反謂反伐從輕也案乃分

劉德為京尹每行縣多所平反是也

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

索隱曰如淳云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為

使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

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

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

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

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

徐廣曰元鼎三年丁

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安東界

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

索隱曰布

謂泉布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

林財物眾乃令水衡至上林上林既充滿益

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

韋昭曰戰閩馳逐也

乃大

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

加其上

素隱曰蓋始穿昆明池發與滇王戰今乃更大修之將與南越呂嘉戰逐

故作樓船於是揚僕有將軍之號又下云因

豫章館務章地名也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

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

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農太僕各置農

官徃徃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索隱曰謂比者所没入之

也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

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徒

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索隱曰樂彥云度猶運也

及官自糶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給廩食者多故小如官自糶乃足也

所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姓名服虔

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俾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察獨以為所患

也非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索隱

曰晉灼云中國被教濟整之人也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

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即選表矣應劭曰株

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帶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

為根○索隱曰李奇云先至者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令之

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又文穎曰凡鬪雞勝者為株傳云陽溝之

雞三歲為株今則鬪雞走馬者用之因其鬪雞本勝時名故云株選徒者也是時

山東被何當反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

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

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穴耕水耨也

也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

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

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

不辨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徃卒漢書音義

日踰度也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

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

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如淳曰徼亦本求盜之屬

也昔灼曰徼塞也瓚曰既無亭於是誅北地

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漢書音義曰

於邊縣也瓚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官

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緡用充

仞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

與當出緡筭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

也謂與民毋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

一駒比為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

秦中已充故除告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

徐廣曰元鼎四年立
后土五年立太特
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

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

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及西

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

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

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

居索隱曰令音零姚氏音連卓昭云金城縣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

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

卒如淳曰塞侯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

糧遠者二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

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

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

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

畜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

臣辱南越及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

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

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
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
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
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羗越至耐少府省
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而
至嘗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小也
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儀注
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
祭大祀曰飲耐飲耐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
惡王削爵侯免國○索隱曰劉氏云言列侯
多以百而數故坐耐金失侯者一百六人也

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式既在位見

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皆惡瓚曰謂

民患苦其不好賣貴索隱曰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

不好凡病之器云苦窳窳音或彊令民賣買

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

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羗滅南

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徐廣曰

九郡駟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
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

即定內南夷以為武都梓潼越雋沉黎汶山

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

郡七十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

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比音鼻南陽

其地比近給初郡初郡漢中已往之郡各以

馬被具索隱曰奉音扶而初郡時時小反殺

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

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

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誓給毋乏而已不敢言

擅賦法矣徐廣曰擅一作經經常也唯取其

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

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

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

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索隱曰服虔謂載

足償其雇載之費云儻言所輸物不

也儻音子就反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

分部至郡國各徃徃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

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漕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
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
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
賈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
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
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
北邊以歸必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
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

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

以復終身不告緇他郡國各輸急處索隱曰謂他郡

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

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

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

歲小早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

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索隱曰謂吏坐市肆

行市敗物求利享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

刀布之幣興焉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

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

分足技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

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

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

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

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

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

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一作

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

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

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

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

重之法徽山海之葉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

成霸名魏用季克盡地力為疆君自是之後
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
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
不厭糟糠有國疆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
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
夏之幣金為三品索隱曰陛下或黃或白或赤亦銅也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見食貨志或龜貝及至秦中
間也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

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溢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為

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

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

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

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

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貨財以奉其上猶自以

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

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

平準之立

通貨天下

既入縣官

或振華夏

其名刀布

其文龍馬

增筭告緡

裏多益寡

弘羊心計

卜式長者

都內克殷

取贍郊野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



所圖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